
左粹類纂
石

左粹類纂卷之二

吳會　施　仁編集
維揚　孫應鰲批點
河東　任養心校閱

諫諍

周無諫官非闕典也工得以箴諫瞽得以詩諫况卿大夫乎言路亦廣矣感格捄正之風養成之矣故雖幽厲以降上自王朝下逮侯國一有闕失諍言盈庭孰謂春秋無其人哉洩冶殺而陳遂以亡士貞賞而

○侯

文稱靜正耀德不觀兵爲主腦終篇反覆不過此意歷叙后稷以及武王載述刑制以及征伐末以犬戎實之數陳曲至

晉不失霸是則萬世人君之法戒

○周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 示 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 懼 是故周文公 旦 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棄爲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 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 太康廢稷之官

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便是耀德

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堯封棄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遷於邠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周制九服甸服在侯服外而此曰邦內者商制并王畿爲五服祭公蓋以古名言也周禮以蠻服爲要服亦足以相況邦外侯服方五百里侯衛賓服總言之也侯甸男采衛凡五圻圻各五百里常以服貢賓於王蠻夷要服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夷圻去王城四千里要者要結好信而服之戎翟荒服去王城四千五百里爲鎮圻五千里爲藩圻在

脩文脩名亦燿
德也

九州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周禮侯圻歲一見甸圻二歲一見男圻三歲一見采圻四歲一見衛圻五歲一見其見也各以所貢供祭祀燕享之用如犧牲絲枲尊彝玄纁之屬不在常貢之數要服者貢要服六歲一見因朝而貢荒服者王九州外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琛爲贄蓋夷鎮蕃三服無朝貢之歲惟朝嗣王及其即位一來見耳日祭月祀時享歲貢韋昭謂日上食於祖考月祀曾高時享二祧歲貢壇墠於祭法畧相表裏與周禮殊不合漢法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亦類此竊恐歲貢不專指祭言觀下云終王可見終王垂終來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無貢以昒祭則修意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文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已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平則明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

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犬戎二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嗣子以貴莅來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危敗）吾聞夫犬戎樹惇（立性淳朴）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循舊德奉常職以終其身天性專一不聽穆王之責）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虎諫監謗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虎）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

天子聽政一段自是本理而首以川譬之後以山川原隰衍沃譬之各極旨趣

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决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小師刺王闕以正得失）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主弦歌諷誦）百工諫（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卑賤不得達傳以語王）近臣盡規（驂僕之屬）親戚補察（補過察政）瞽史教誨（大師大史掌陰陽禮法之書以教誨）耆艾修之（師傅修理瞽史之教以聞）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廣平曰原）

上帝粢盛六句見大事在農稷爲大官以下正

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衣食扵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扵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扵心而宣之扵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不久王弗聽扵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扵彘

虢文公諫不籍田　國語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天子田千畝借民力以耕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扵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扵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

見其爲大事也

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以陽氣厚積以滿而動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日月底于天廟孟春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脉發先時九日立春前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二月朔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陽升土動當即發洩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結反爲害矣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敬祓除監農不易不更土宜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田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沐浴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潔乃行百吏庶

民畢從及耤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耤禮祭神大史贊王
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三之下於上其次各三公三卿九人大
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畒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
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
班嘗之公卿大夫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以音
律省風土氣和則土氣養廩于耤東南鍾而藏之取生長之氣而時布之
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日夜同也震雷
出滯蟄虫土不備墾辟在司寇治以罪乃命其旅衆曰徇行
農師一之先往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
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以次而行王則大

御、帥公卿大夫親行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懈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變易後使以亂農事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甫諫立魯戲 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二子見王、王立戲爲太子樊仲山父食采於樊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立少、魯必犯命不從犯王命必誅。故出

自誅王命警策深至

治民之官各盡其職而後民生可殖故引司民以下告之

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令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武公卒戲立是爲懿公魯人殺之立括宣王伐魯立孝公稱

仲山甫諫料民 國語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敗于姜戎 乃料 數 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于王 司商

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合師旅之衆司寇協姦、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牧協職、牧人掌犧牲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場協人、場人掌場圃委積之珍物斂而藏之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因藉田與民狩以簡知其數王治農於藉、千畝蒐于農隙、春田曰蒐農隙仲春既耕之後耨穫亦於藉、王親至藉考課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升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畢時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厭政而不能修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

治民之事各得其理而後民業可興故引治農於籍以下告之

示少惡事正見不可料處

○懐

總原封建

引援詩旨

後嗣王卒料之

○富辰諫用狄師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王襄 將以狄伐鄭 以伐鄭滑故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弔 夏商叔世疏親戚以至於亡 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善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

兩舉鄭狄文勢緊應

發明詩趣

周德既衰以下總鎖一篇

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親鄰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武公捍之惠王出奔厲公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祖桓公友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棄嬖寵殺嬖臣申侯寵子子華而用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作詩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變二公所為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

○懷

分利之內外以明禍福

禍。謂子頹叔帶之亂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富辰諫后狄女　國語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隗氏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大任之家也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杞繒由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大姒之家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齊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大姜之家也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陳由大姬大姬周武王之女以配胡公而封陳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仲任氏之女爲鄢夫人鄢爲鄭武公所滅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密須爲文王所滅鄶由叔妘鄶妘

即利內利外之
實以由明禍福
其言翟亦詳矣

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亦鄶滅之聃由鄭姬聃姬姓國鄭女爲聃夫人息由陳嬀息嬀姓國陳女爲息夫人蔡哀侯稱息嬀於楚子楚遂滅息鄧由楚曼鄧曼姓國楚曼爲武王夫人生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羅由季姬羅熊姓國季姬姬氏之女爲羅夫人盧由荆嬀盧嬀姓國荆嬀盧女爲荆夫人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官有世功受氏姓者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謂尊貴至親舊民乃攜貳各以利退利其身而退自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南服之伯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

怨到若此何不悟也

報施德怨四句可鑒千古

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平王東遷鄭武公捍之桓王立鄭莊公佐之惠王奔鄭鄭厲公納之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姜氏任氏之女世爲王妃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階翟禍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語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殺人而取其利曰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遠之則怨不已狄必爲患王又弗聽耳昭

公惠王子帶也以不得立奔齊富辰請王復之食邑於甘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遂奉大叔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傳呂氏曰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導子帶之失也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唐之回紇晉之契丹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國者亦豈有子帶之釁召之然耶爲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爲悔不當以召子帶爲悔也

王孫說諫賜魯使 國語

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將朝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簡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執政唯畏其強難距其欲故不悅而遣之且其狀方上

議論中正

讀

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不使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謂賞罰當）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

○世子晉諫壅川　國語

穀洛鬭（穀水在王城之北洛水在王城之南靈王二十二年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有似於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

黜共工鯀禹以證下悖淫之失德信之得

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大曰崩小曰阤）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愼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山陵）堙庳（池澤）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鄣洪水）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

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
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夏之地雹霜也
無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於塞火無災燀炎起神無間行[illegible]神淫厲
民無淫心時無逆數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蝗螟之屬帥象禹之功
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上合于天皇天嘉之胙以
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姒猶祉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爲大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
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堯以
四岳佐禹有功封於呂呂之爲言膂也此一王四伯豈繄是多寵皆亡王
之後亡王云者禹鯀之子禹郊鯀而追王之四岳共工從孫共工侯陵諸侯而自王皆以無道而亡禹岳

敍上敎下換節

之典非國之也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慢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無祭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伯鯀黃帝之後共工炎帝之後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

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而滑滑亂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精氣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恐干其怒又曰佐饍者嘗焉饍烹煎之官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厲暴虐而流宣不務農而料民幽昏亂以滅西周平不能修政至于東遷我又章之懼長及子

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堯時洪水氾濫黎民阻飢稷播百穀民用乂安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谷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修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喻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加武成康是爲十八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革更也典法也十四王謂厲宣幽平桓嚴僖惠襄頃匡定簡靈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至景王十五世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逆迎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滅之高辛氏衰三苗亂堯誅之夏桀商紂湯武滅之上不象天而

此正所謂皆其興圖刑法而廢興可知以足興者皆亡王之後亡者皆黃炎之後光影應照

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象天儀地和民順時共神也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唯所行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

讀

數陳離民剴切

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天象小不從文詩書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

○單旗諫鑄錢國語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旗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至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幣輕物貴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幣重物輕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小大利之錢有小大民皆以爲利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

後世敗亡何有不懼此者

文極頓挫

川原之喻最足

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通逃)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一先一後)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

災備怠弃一言
要不須多責

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費小錢以鑄大）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橫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君之富藏於民）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單旗諫鑄鐘 國語

王（景）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無射鐘名大林鐘之覆也作無射而以大林覆之）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廢小錢）又鮮其繼生（財）何以殖且夫鐘不過

[illegible]何其[illegible]要以[illegible]機[illegible]之本原 仕王文奇

以動聲先以金奏而八音從之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無射陽聲之細者大林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難乎聽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爲步半步爲武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爲墨倍墨爲丈八尺爲尋倍尋爲常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舉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爲鈞法重不過石百二十斤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不知清濁比之不度不合鈞石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

亂骨子樂之本原在此

議論且文跌宕

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德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變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審號令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

此皆樂之本原無爲精美

○懷

𢑴列𢑴貫

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謂説子朝寵賓子孟）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謂孽子配適將殺大臣）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鑄大錢作大鐘）國其危哉王弗聽卒鑄大鐘

○魯

臧僖伯諫觀魚（左傳隱公五年）

公（隱）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𢑴）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胡氏謂公不忘忠而不能聽言與鄭公善善而不用至於亡國一也此論固是但隱公猶能加

不軌（舉動無度）不物（上下無章）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擇取不孕者）夏苗（除害苗者）秋獮（取殺為名順秋氣也）冬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三年一大習出治其事禮畢則整衆而還）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貴者先殺）辨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入則在後）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足以供祭者）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足以飾器者）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巡）地焉遂往陳魚（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謂不從其諫）

僖伯之薨乎既沒其與后之英主其於遺直既死而即停婚仆碑者異矣聽言之難用言之難難哉

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 呂氏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而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僖伯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飾然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臧哀伯諫納宋鼎 左傳桓公二年

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 宋華督弒殤公以前所取郜之鼎行賂魯桓公受之 臧哀伯 達 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 邪 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祀天 大路 車 越席 結草爲之 大羹不致 味和五 粢食不鑿 石春八斗 昭其儉也袞冕黻珽 袞衣九章冕冠也黻蔽膝也珽玉笏也 帶裳幅舄 帶革帶裳下衣幅束其脛所謂行縢舄復履也 衡紞紘綖 衡維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者 昭其度

也。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王也佩刀之削上飾曰鞞下飾曰鞛鞶、厲、游、纓、鞶大帶厲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末垂者纓馬之飾昭其數也。火、龍、黼、黻、衮上衣下裳之飾昭其文也。五色、比象、車服械器之色象天地四方示器不虛設昭其物也。錫、鸞、和、鈴、四者皆鈴之類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昭其聲也。三辰、旂旗、畫日月星於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不可誅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不可甚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

其若之何。不可三也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呂氏曰哀伯郜鼎之諫忠諫也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感公耳

○曹劌諫如齊觀社 國語

莊公如齊觀社。因祀社蒐軍實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朝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句字之法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春分祭社助時求福爲農始也收攟而烝。納要也。攟拾也冬

上師而有此諫視後身都丕輔主導啟爲之當何如者

句句字字蒼翠[illegible]

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天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如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先公先君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匠師慶諫丹楹刻桷　國語

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將逆夫人姜氏故匠師慶御孫爲掌匠大夫慶其名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觀成敗以爲戒故能攝固不解以久攝持也解怠也今先君儉而君侈之傳曰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令德替矣公曰吾屬
適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
以已乎公弗聽

○夏父展諫男女同贄國語

哀姜至莊公夫人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
宗婦大夫之妻也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君所作則為故
事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
備位禮官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
以告虔也棗取早起栗取戰栗皆所以示敬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
執皮幣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貶元字即長牘不過

修城郭何與於旱此則與工作以資食役之意後亦有行之者異又可備不虞

以明尊卑異物也內傳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臧孫辰諫焚巫尫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巫女巫也尫瘠人面向上者以巫禱雨不驗尫亦致旱故欲并焚之臧文仲辰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成風請復須句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僖公之母風姓須句之女成風

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須句子者乃伏羲之後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故云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邾近諸戎雜用夷禮故云蠻夷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復其君焉

臧孫辰諫不備邾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及邾師戰于升

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邾城門

臧孫辰請求晉釋衛侯國語

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不事晉又殺叔武其臣元咺訴之晉文公執之使醫鴆之不死甯俞貨醫使薄其鴆得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謂鴆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六師移之其次用斧鉞斬中刑用刀鋸割劓用刀斷截用鋸其次用鑽笮鑽臏刑笮黥刑薄刑用鞭朴鞭官刑朴教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朴三次野朝市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

思厚可挹

恤也。位次同者同其憂 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使不惡魯 公說行玉二十瑴。雙玉曰瑴傳曰納玉於王及晉皆十瑴 乃免衛侯

臧孫辰請賞重館人 國語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以觀裸故伐曹執共公分其田 僖公使臧文仲往。受地 宿於重館。重地候館 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必安恐無及也

魯之班長應晉不以故班又先諸侯應晉必親先者

必安言必緩也

其誰望之言他

不能及也

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自洮以南東傅于濟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出之隸以爲大夫呂氏曰異哉重館人之論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先不速行將無及已信如是說則狡商庸賈趍利如風雨者皆重館人之所謂先也以臧文仲之賢反爲其說所動冒利兢進雖得地之多吾恐文仲之所喪者之多於地也

○叔彭生請用內兵 左傳文公七年

穆伯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己己莒姓其娣聲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謂有聲己在則爲襄仲聘焉仲遂穆伯從兄弟穆伯如莒涖盟出伐莒莒人來請盟故往平之且爲仲逆見之美自爲

鍛錬章句

里革之正諫宣公之聽言師存之啟沃叙述流動

娶之仲請攻之公（文）將許之叔仲惠伯（叔彭生）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使仲舍之（子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爲兄弟如初

○里革斷罟匡君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漬罟於泗水以取魚）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季冬）土蟄發（孟春）水虞（漁師掌川澤之禁令者）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春時）獸虞（掌鳥獸之禁令者）於是乎禁罝羅（罝兎罟羅鳥罟）矠魚鼈以爲夏犒（矠擉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擉刺魚鼈以爲夏儲）助生阜也

鳥獸成水蟲孕(立夏時)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罝當作罜罜罝小綱也鄂柞格所以誤獸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以株生曰蘖)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鯤魚子鮞魚未成者)獸長麑䴠(鹿子曰麑麇子曰䴠)鳥翼鷇卵(生哺曰鷇未孚曰卵)蟲舍蚳蝝(蚳蟻子蝝蝮蜪)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別於雄而懷子)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極)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所斷之罟)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季孫行父諫從楚(左傳成公四年)

成公如晉晉侯(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

叛晉季文子（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榮欒諫伐季氏 國語

襄公如楚反及方城聞季武子（宿）襲卞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欒）諫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武子名夙傳作宿）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言魯人不敢違夙之命必與協力相守）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

此事三諫而昭公三違之及於難宜也

懿伯之言有三

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言楚將封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予魯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以卞與夙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子家羈諫伐季氏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公若季公亥獻弓於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若怨季孫意如不從其請而殺中夜姑也公為告公果公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言至再三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小常拘臧氏老侵郈氏宮亦有怨於二家告子家懿伯羈懿伯曰讒人以

不可焉說人以君僥倖死爲朋黨

政自之出久矣見公無政也爲之徒者衆矣見公無徒也何不會諭

君徵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惡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言言以求失民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言不合使之出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窮困者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積也所蓄之怨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救者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往。時叔孫舍以事往闞不在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

執氷箭而踞（無戰心也）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在先）以告（候者來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刼君者而負罪以出（逐之使奔以明非公本意）君止（不可出也）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難復留）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也）遂行孫于齊次于陽州

汪氏曰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二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爲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遽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氷而踞莫有鬬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臂以當車轍其不爲曹髦之亦出於背者幸而免爾

子家羈諫主齊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書

齊侯景唁公于野井，弔生曰唁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以待君命，討季氏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齊侯取鄆，為魯取公至自齊處于鄆。既而齊景公設禮以享而使宰獻，及遣高張來唁而稱主君，子家子以卑于齊為辱，復勸如晉，公乃如晉，晉定公欲納之而不果，薨于乾侯。

胡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

○魯 釁夏諫知禮

釁夏諫立妾 左傳哀公二十四年

公子荊 哀公庶子 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 不曰宋而曰商避定公諱 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

○晉

士蔿諫將太子 國語

獻公作二軍 僖王命晉武公以一軍爲晉侯至此初作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

以體喩事條而不紊

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曲沃而官之位以卿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四支上下左右以相助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手下貳代履足周旋變動以從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不使敵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金鼓旍旗弗能

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

里克諫將大子 左傳閔公二年 國語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也。驪姬欲立奚齊而廢申生，言於獻公使之伐翟以圖之 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

發明不可之故非以保全寔事理如此

屢言大子懼不孝不懼不得立亦事理寔如此

獻公言寡人有

政執國政者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專威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大子專則君命不威爲將待禀失官人之道帥師不威則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傳

公使大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非故事君行大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大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大子行未有此也

子未知誰立克已不對此又言立大子之道克又不對蓋克徒能強諫師師之故事而不能深明擇嫡之是非希濟沒害又何死也

善處父子之間只一言斷之

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大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德同則立長年同以愛立所愛愛疑同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使之征伐欲觀其能否也公不說里克退見大子大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公衣大子偏裻之衣佩金玦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偷令於大子不爲薄矣孺子何懼夫爲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不得立且吾聞之敬賢於請言執恭敬愈於請求也孺子勉之乎勉爲孝敬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入諫其父出勉其子呂氏曰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者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憚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言動之克猶用前術而不知變乃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驪姬得其中

申生真可謂善處父子矣喻言以疑擇術以厚君子有餘悲焉

立之言始無所憚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不當兩立也兩刄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鬬獸不容蹄驪姬申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地哉勢已新而方守其舊勢已改而方守其初用前術應後勢克之所以敗也

狐突諫戰翟 國語

至於稷桑翟人出遊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好艾謂多嬖臣大夫殆好內好內謂多嬖妾適子殆社稷危若惠順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衣之偏裻之衣示中分也而告我權佩之金玦示以兵决事也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

中必若諸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蝎木虫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皐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

慶鄭諫乘小駟　左傳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秦穆公之納晉惠公也穆姬屬賈君約納羣公子許賂秦以五城皆背之且閉之糴故來伐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背施幸災所致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怒其不孫不以爲車右而以家僕徒爲之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



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産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不如人所使）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便旋也）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在秦三月而許之平）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

○齊姜諫懷安　國語

文公在翟十二年乃行（驪姬譖重耳於獻公使君蒲後復使寺人披伐蒲遂出奔翟獻公卒惠公立狐偃勸之行）適齊齊侯（桓）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

絜齋知文公叙稜輕妙

姜氏引臨汝之詩莘莘之詩及西方之書鄭詩管仲之言瞽史之記何物女流能通透若是

位諸侯畔齊子犯（狐偃）知齊之不可以動（求反國）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滅其口）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謂奚齊卓子死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唯重耳在）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

關鍵精神激發踈暢

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乃及謂 及時）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能威民則居尊）弗畏有刑（不畏威則獲罪）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欲辟罪故）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許時可得國）君國

齊謀析合何事未成

陵

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歲星所在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閼伯唐之火正居商丘祀大火火死以配食相土因之實紀商之吉凶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唐叔至惠公方十四世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 筮使請復曹伯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文有疾曹伯共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楚圍宋先軫謀伐曹以救之因執曹伯將與楚戰時齊復用先軫謀私許復曹以攜之而未歸故以爲請

諫不入則莫繼信斯言矣三進及溜而后視之形寫如畫

桓公為會而封異姓衛邢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晋以元咺訟甞執衛亦私許復之而不與偕復先復衛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士會諫殺宰夫左傳宣公二年

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熊掌煑之不熟則有毒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

懷

溜而後視之公知欲諫故佯不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可以常服猶不改

士渥濁諫討荀林父 左傳宣公十二年

晉師歸楚圍鄭晉師救之遇於邲戰敗而歸桓子請死時荀林父爲帥故任其責晉侯景欲許之士貞子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晉敗楚于城濮食其穀三日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盡也困獸猶鬭況國

批鑑城濮意新理透

林父事君見為得臣也

相乎及楚殺子玉（城濮之戰子玉主之）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illegible]）於（晉）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不止再世）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滅潞（林父將）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貞伯（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伯宗諫救宋 左傳宣公十五年

楚子圍宋（楚莊王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宋殺之楚遂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

急于晉。晉侯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繫非所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隨時制宜川澤納汙。山藪藏疾。毒害之物居之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此喻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虛言以懼楚慰宋

苗賁皇請釋齊臣　左傳宣公十七年

晉侯景使郤克徵會于齊。欲召齊會斷道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先歸。救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

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從會

及歛盂高固逃歸會于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

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弱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

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

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

高子及歛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

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

沮使齊人沮高子之言信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

成其悔三子悔來之心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

厥之言可以勸矣

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韓厥請立趙孤 左傳成公八年

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趙朔早死莊姬寡居趙嬰通之原屏怒其弟放之齊譖之于晉侯景曰原屏將爲亂趙同食邑於原趙括食邑於屏欒郤爲徵二族証其事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趙朔之子莊姬所生莊姬晉成公之女故武從其母在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趙衰從文公宣孟之忠趙盾擁立靈成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邪辟者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

不虞天命不怠
事此文有焉

○○女叔齊請從楚求 左傳昭公四年

楚子(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平)欲勿許司馬侯(女叔齊)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獄)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恒)三塗(大行轘轅崤澠三山)陽城(山名)大室(中岳嵩山)荊山中南(山名)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有此險者亦多無德則滅)

[illegible]

也。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幽通於神，明通於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無知弑襄公）而獲桓公，至今頼之。晉有里平之難，（里克平鄭以二公子之徒作亂）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狄滅衛，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

楚子合諸侯于申，

北謂反諫

叔向請逆楚公子 左傳昭公六年

韓宣子起之適楚也送女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報禮晉侯平將亦弗逆叔向肸羊舌曰楚辟邪我衷正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悅乃逆之

叔向諫射鴳 國語

平公射鴳不死鴳鶉小鳥也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暮見曰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野牛于徒林殪一發而死曰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

觴敘而檀弓之文爲勝

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反言以諫君忸怩顏乃趣促赦之

屠蒯以飲寓諫 左傳昭公九年

荀盈卒未葬晉侯平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使人執尊獻酒蒯請爲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樂官也檀弓以爲師曠蒯酌酒飲之以示罰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以紂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君遇此日不設宴樂學人舍業學者遇此日不事所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情盈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外嬖人大

(之變者檀弓以爲李調)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當哀而樂)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飮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工不聰叔不明)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荀躒請逐范中行氏　左傳定公十三年

范氏射(士吉)中行氏(荀寅)伐趙氏之宮(衛貢五百家在邯鄲趙鞅欲徙寘之晉陽而不得遂殺邯鄲午午荀寅之甥也寅范吉射之姻也相與攻趙氏)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定)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爲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愛之能勿勞乎是義也不碏知之矣

大逆之敺栁子宥文然碏言某始不是栁則推衍言之

○衛

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衛

石碏諫寵州吁 左傳隱公三年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公幸妾之所生）有寵而好兵公（莊）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邪所從來）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自重）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州吁弑桓公莊公子而立張氏曰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愎而弗圖辨之弗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

甯速請禮晉公子 晉國語

晉文公在翟十二年乃行過衛自齊適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禮焉甯莊子速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民心使相親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

甯臣危殺之知類此

不禮焉棄三德矣三德謂禮賓親親善善也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謂伐紂有天下天胙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聚謂財衆必武族也武族唯晉實昌晉亂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文公既立之四年楚伐宋晉伐衛以救宋分其田賜宋人

甯俞諫祀相左傳僖公三十一年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相也昔居帝丘公命祀相甯武子俞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

所以詰祀典矣

先君宗卿之嗣欲不忘世臣也大國又以爲請欲不失鄰好也

其祀。杞鄫何事。杞鄫皆夏之後自常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祀不過其祖請改祀命。

定姜請復孫林父左傳成公十四年

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晉侯厲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定公夫人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林父良夫之子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違大國必見伐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公叔發諫追魯師左傳定公六年

公侵鄭（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晉使魯定公討之）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隣國）衛侯（靈）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發）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所鑄者）成之昭兆（衛成公得寶龜內之其兆入明故名）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爲飾也衛定公有之）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質子以未納之）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蔽）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宗

○鄭

祭仲諫封叔段 左傳隱公元年

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 後出奔共因以爲號 莊公寤生驚姜氏 史記云寤生生之難也蓋絕而復蘇 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爲大子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 虢叔東虢君也虢叔居制恃險而不修德鄭滅之 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 足曰都城過百雉 方丈曰堵三堵曰雉 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三分其國之一不過百雉 中五之一 五分其國之一不過六十雉 小九之一 九分其國之一不過二十三雉 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

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早爲之圖使得其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公子呂請除叔段　左傳隱公元年

既而大叔（段）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民有貳心）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不用除之）將自及（及於禍）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至於廩延子封（呂字）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無君）不暱（無親）厚將崩（衆不附）大叔完聚（完城聚民）繕甲兵具卒乘（步卒兵車）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

掘地及隧之談猶爲未至何必如此

此爲左氏大篇深通茂閒可謂舂容矣始叙莊段共生而妻惡莊愛段此爲置

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胡氏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申特衡焉段雖凶逆焉倣亂又曰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糊其口于四方自以爲得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互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祭其禍慘矣

頴考叔請復武姜 左傳隱公元年

遂寘姜氏于城頴并怒姜而誓之曰不及黃泉地中之泉也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頴考叔爲頴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不啜羮欲發問也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

於城潁之張本繼叔祭仲呂封之諫而莊皆不聽蓋以必除爲心故必養成其惡段之出奔已不在于鄢之日其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豈人子之言也曰不暱不義厚將崩豈人兄之言也幸封人之諷得以發其悔心不然人類天常絶矣故左氏有純孝錫類之與焉結構照應形容如見

對曰君何患焉若闕（掘）地及泉隧而相見（隧地道也）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融融和樂）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爲母子如初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呂氏曰考叔以一言回莊公之心固可嘉矣代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死於子都之射惜其不能推也左氏嘗舉詩以美之自今觀之能捨肉而不能捨車則其孝有時而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不能錫矣）

孔叔諫逃盟　左傳僖公五年

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諸侯盟（惠王寵王子帶欲廢大子鄭而立之故齊桓公帥諸侯會盟以定其位）王使周公（孔）召鄭伯（文）曰吾撫

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此則既不能今又不受命也

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及惠王崩齊桓公復與諸侯盟于洮以定襄王位鄭伯乞盟

孔叔請下齊 左傳僖公七年

齊人伐鄭討從楚 孔叔言於鄭伯 文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中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以逃盟之罪歸

申侯

讀

首舉四節中言三胙末又申明四節以見三胙其指禍福頗至明悉文公竟不聽自貽伊感哉

○叔詹請禮晉公子 晉國語

晉公子過鄭重耳在翟十二年而行自宋適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天之所啓用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遭禍而去居翟久約而無釁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成其怨外内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

晉文公以困窮凡過列國而國之在位多能識

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相扶持）若親有天獲三胙者（謂成而雋才晉國不靖孤抛謀之也）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在外自幼至長）還軫諸侯（車所周歷）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晉文公既立之六年與秦穆公圖鄭以其無禮於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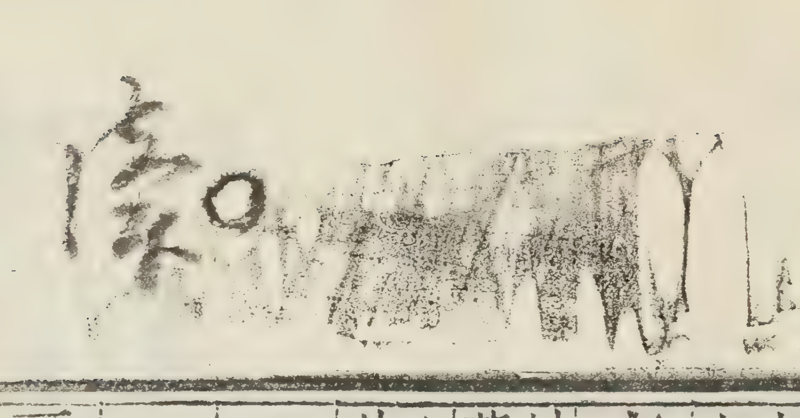
○曹

○僖負羈請禮晉公子（晉國語）

晉文公自衛過曹（出亡時）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蔽也）薄而觀之僖負羈言

之則春秋時人
[illegible]豈此乃者

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
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
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
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
也國君無親國以爲親以國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
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
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
材三人狐偃趙衰賈佗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
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
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



施聚必有關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謂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按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夫子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及晉文公立之四年楚伐宋晉侵曹以救宋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執曹伯分其田以賜宋人

○虞

宮之奇諫假道 左傳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先是晉獻公嘗用荀息之謀以璧馬假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也車牙車也

輔車脣齒之譬至矣不聽乃謂爲同宗不害滅虢何愛於虞雖至愚亦必與警矣不聽乃謂事神豐潔真可笑處

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

臘秦祭名也春秋時何得稱之

吐之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祭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還遂襲虞滅之

○隨

季梁勸修政 左傳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正其事王毀軍而納少師示弱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祝官史官不虛美君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以欺鬼神臣不知其

文如層瀾疊嶂而又紆迴卓轉以極奇觀

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謂民力完則六畜大而無疥癬備而無闕失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酒之味嘉而將之以敬謹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

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宋

子魚諫圍曹 左傳僖公十九年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宋襄公與文公盟于曹南曹共公不修地主之禮故圍之子魚目夷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崇侯虎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脩不改前而崇自服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公孫固請禮晉公子 晉國語

晉公子重耳過宋自曹適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

枝葉本根見一體也

幼矣〔從幼至長〕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射姑也食邑於賈〕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自幼至成人〕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報〕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樂豫諫去群公子〔左傳文公七年〕

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

以爲比詩人取以喩王族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八尺曰尋所以量木也謂木藉枝葉之庇而縱尋以尋之斧以伐之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公所欲去者率國人以攻公陳氏曰昭公去群公子而樂豫以公子而爭之豫之言雖是而昭公固已疑之矣

○陳

五父諫辭平 左傳隱公六年

鄭伯莊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桓不許五父佗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

公有能改之言而二子請殺之二子真不容誅

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惡屈則善伸

泄冶諫宣淫 左傳宣公九年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皆衷其衵服近身衣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無以為法且聞不令以不善聞四方君其納之措衵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公與孔寧儀行

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又曰冶納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設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則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齊

管仲請救邢

狄人伐邢管敬仲夷吾言於齊侯桓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不可使之足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酖鳥名以羽畫酒能殺人言宴安之禍其毒如酖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管仲諫用鄭世子華 左傳僖公七年

盟于寗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桓）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四方諸侯各有職貢時周向襄王貢不通故桓公量其國之大小令各出方物以貢天子而諸國掌賦之官受命於齊也）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時鄭文公逃齊首止之盟而即楚不肯親來姑使華聽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言鄭所以違齊三族實使之然）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蓋子華欲乘間以簒國）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守君命共時事）之謂信違此二者姦

覇者之略固如此九合一匡非偶然者

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用子華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書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助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于齊蘇氏曰管仲相桓公辭子華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國有六嬖之禍故孔子小之

衆從仲子戎牙者保

仲子諫廢太子 左傳襄公十九年

齊侯靈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衆妾皆宋女 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欲立牙 許之仲子牙所生母曰諫於靈公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謂廢黜之非難成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徙之東 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莊公光 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

晏嬰諫納晉欒盈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illegible]

晏子辭宅兩對孝不忘親諫不忘君

晉欒盈出奔楚欒盈患其母欒祁與州賓通祁懼其討也愬於父范宣子宣子逐盈自楚適齊晏平仲嬰言於齊侯莊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平公會諸侯於商任以固欒氏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晏嬰諷諫繁刑 左傳昭公三年

景公欲更晏子嬰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下隘囂喧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高燥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

也、敢煩里旅、（不敢勞衆別爲之）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時景公繁刑有鬻踊者故以此諷之）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嬰諫誅祝史（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景）痁、（瘧）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往日）宋

晏子述屈建康王之言而不明其旨正欲公之發問以卒之也

兩論詳盡

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文襄靈成景）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以上實告鬼神）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以其為誠信之君所使故降之福）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乖辟而違於理）從欲厭私（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

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顧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進則矯誣，退則言罪，無所措辭，則亦虛媚而已）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專守其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外鄙之人入服政役，又為逼近國都之關，以苛暴征稅而奪其私物）承嗣大夫，

此可垂戒於後世之不求治於民而求福於神者

疆易其賄、又爲世家恃強以移易其貨 布常無藝、布政無法制 徵歛無度 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去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嬖寵臣妾縱欲以長養求覓 不給則應、應之以罪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詛 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假使祝史能徼福則夫婦之詛亦將有禍 聊攝以東、二城 姑尤以西、二水 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除逋債

晏嬰諫禳彗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景 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禍福不爽 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

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鮑國諫用魯陽虎　左傳定公九年

陽虎奔齊、虎入陽關以叛、魯伐陽關、虎犯師而出 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景 將許之、鮑文子國 諫曰、臣嘗爲隷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晉 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疲 大臣必

論齊魯之勢明
誅陽虎之心盡

多死亡（死於戰）已於是乎奪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將召季桓子享于蒲圃而殺之）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容身於齊）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移其害魯者以害齊）齊侯執陽虎（囚之載葱靈車而逃追得而囚之復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

○秦

蹇叔諫襲鄭　左傳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先是穆公與晉文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之穆公與鄭盟而還使杞子成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

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輕行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勞而無得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師遂東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古者有獻遺於人皆以輕先重故鄭商將獻牛於秦而以四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鄭穆公實不聞而弦高云然矯致也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謂秦師在外之久居則共一日之積芻米之類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傳車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乾肉曰脯糧食曰資腥物曰餼牛羊曰牽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

鬻拳之事左氏原其心范氏據其義要之人臣事君必先視義之可否而后為之然後其心始白于天下其奚盡臣之義之難也孔子所以以六言六蔽示人

自取於國以間敝邑使鄭得休息若何。杞子奔齊。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楚

鬻拳兵諫 左傳莊公十九年

巴人伐楚、楚子文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激其志使別立功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卒。鬻拳葬諸夕室、拳亦自殺也、而葬于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刖足不可復用故使守門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

好學與

僕。

牽牛之喻甚極事情史記略變其文便弱矣

納君於善。范氏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傷教害義不可得而疆通者也

申叔時諫縣陳 左傳宣公十一年

楚子莊爲陳夏氏亂故陳靈公淫夏姬徵舒殺之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縣大夫僭稱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徑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太重矣諸侯之從

繩巳切。卒去世公不得不從之也

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朱氏曰叔時善諫君莊王能從義楚之覇也豈偶然哉

一句斷盡

公子貞諫伐晉 左傳襄公九年

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 共 許之子囊 貞 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 悼 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

知罃稟焉以爲政（罃代厲將中軍政皆咨稟於厲）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和戎）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武將新軍絳佐之）君明臣忠上讓下競（以力相勉）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

薳馮諫伐舒鳩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先是楚康王爲水軍乘舟以伐）召舒鳩人（楚屬國）舒鳩人叛楚楚子（康）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無叛故）且請受盟二子

叛則征之服則舍之

陵

復命王欲伐之遠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終）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彼無辭我有功）乃還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屈建字）伐之遂滅舒鳩

○椒舉諫示侈 左傳昭公四年

楚子（靈）合諸侯于申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夏啓均臺之享商湯景亳之命武王盟津之誓成王岐陽之蒐康王酆宮之朝穆王塗山之會齊桓公召陵之師晉文公踐土之盟）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

慶封知不免於死故發楚之瑕見辱椒舉之几

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向戌，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

椒舉諫戮齊慶封　左傳昭公四年

齊慶封奔吳，欒高陳鮑之徒與盧蒲癸王何攻慶氏，殺慶舍，故封奔魯，齊人來讓，復自魯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楚子靈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崔杼弒莊公，慶封其黨也，故云。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崔杼立景公，慶封為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

讀

此因靈王之稱一美遂以美字極言之絕好文字反正論疏意自互發

者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爲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爲長而伐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伍舉諫築章華臺 國語

靈王爲章華之臺築臺於章華之地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服寵以賢受寵服也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

韓評臣論内數問字本此周秦之文在後世為刪頭也

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啓疆致辭援前魯公賂楚請盟事）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盛容也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不尚德）縮（取）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

封厚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而民實

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

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

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

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

耗也忘其安樂而有遠心離畔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

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

氛祥凶氣為氛吉氣為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其足以臨見之而

已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而已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

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



乎爲之（取不害殺）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取其餘）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不廢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不妨農）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望氛祥而備災害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以爲得事之正）楚其殆矣

薳啓彊諫辱晉使（左傳昭公五年）

晉韓宣子（起）如楚送女叔向爲介楚子（靈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刖其足使守門）而以羊舌肸爲司宮（去勢）

以有備爲一篇
議論中間論彼
我之勢述古今
之情如明珠走
盤圓融不滯

（爲奄）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
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
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執以爲信）享頫有璋（執以
行禮）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務行禮）
宴有好貨（以貨爲好）飧有陪鼎（加爲以厚慇懃）入有郊勞出有贈賄
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此）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
晉無楚備以敗於邲（晉恃勝而不備楚）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
於鄢（楚恃勝而爲不備晉）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
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
召寇讎備之若何（何以爲備）誰其重此（結怨無重於此）若有其人恥

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
侯而麇群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平公送女于邢上上卿及
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
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
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非凡
人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須雖幼已任使事箕襄
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韓襄至子羽凡七人人一
邑皆成縣也賦百乘羊舌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皆彊家也晉
人若喪韓起楊肸肸食采於楊故云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
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

也羊舌氏四家共二縣故云九縣長轂九百戎車九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餘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羊舌赤謀之中行伯吳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爲晉之俘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謙稱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難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申無宇諫外重左傳昭公十一年

楚子靈城陳蔡不羹陳蔡楚所滅不羹楚要地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昭公子元也爲厲公

歷引以見當戒弃疾鄭册

所奪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古人以五行建官鳥官亦有五盖立官之本也以五官之長在邊恐據邑以叛以五官之屬在庭恐威令不行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册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檀伯也子元居櫟檀伯爲邑大夫以佐之厲公得櫟又并京因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宋萬弑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叔大心與羣公子伐子游而殺之齊渠丘實殺無知渠丘雍廩邑也無知謀弑襄公雍廩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也戚孫林父邑也獻公爲一人所逐按外傳無字曰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齊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閒意亦異此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以木喻尾

楚子三問而子革三荅皆述熊繹事天子見靈王不能盡臣職以陵上也次言周不愛鼎鄭

大不掉以獸喻君所知也

鄭丹以詩諫 左傳昭公十二年

楚子靈王狩于州來次于乾谿楚圍徐故次以爲之援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暮見曰夕王見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寶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路以柴車藍縷敝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

敢愛田見靈王
上能陵于天子
則下亦能虐於
鄰國也未言四
國足畏而加之
楚見可畏之勢
不專在於楚也
詞嚴義正本自
了了楚靈不悟
固矣而析父亦
君未喻其意者
故又因王之出
之問而借析招
以諷之王雖不
能自克亦已晚
矣

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生子
六人長曰昆吾次曰季連季連爲楚遠祖故以昆吾爲伯父舊許是宅昆吾居許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事晉不事
楚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
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陳蔡二不羹專足畏也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
以爲鏚柲破圭玉以飾斧鉞敢請王命王與冊二時適有此請王入視之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
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除君慝

楚子不及難子革
祈招之諷于是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志）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父司馬之官招其名祭公諫遊行故借此以作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於祇宮（終考）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逸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為棄疾所逼縊于乾谿）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

有驗而申無宇
之諫信亦不評
也矣

豈其辱於乾谿

○子張驟諫 國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子亹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夭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録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敬其德至于神明以夢傳說入于河遷河內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善茲故不言如是

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太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治）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皆庶子）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善）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

也四封不備一同（不滿百里）而至於有畿田（方千里）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願）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公子申諫害吳（左傳昭公三十年）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闔廬弑吳王僚公子俺餘奔徐

公子燭庸奔鍾吾今使執之二公子奔楚楚子昭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也子西申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封二公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太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爲雲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可占知其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使安享其祭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滅徐

○吳

伍員諫平越 左傳哀公元年 國語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先是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死遂入越。越子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于過二斟夏同姓諸侯滅夏后相。相失國依於二斟復滅於澆后緡相妻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毒澆能戒之。有備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賴以得免於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

讀左氏每讀一
篇先要看他印
證精神處

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始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
艾諜澆候其隙使季杼誘豷季杼少康子豷澆之弟也封於戈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
少康或將豐之與越成使其豐大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
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消而止其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
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
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傳
吳王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將許越成而無拂

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尚)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語)

○伍員諫遺越患 左傳哀公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豢養也若養犧牲然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 欲得吳 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耕 不可越不爲沼吳其泯矣 反受其害 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 反商之道 留越以存病根 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子胥申胥可謂極諫矣指示心髓竟不能入

△申胥諫伐齊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謂盛者更衰禍者有福）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無過舉）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聲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人見成敗鑑水見形而已）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

述楚靈之禍見于勞民與楚同也

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舜塟九疑其山体水旋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伺陳蔡之隙而滅之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徐夷吳越也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以二女殉葬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起臺榭深汙池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

三句為大總領後三段實此

荐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群皆奔〔喻吳民就戰或小有傷亦如獸之群奔〕王其無方收也〔方道也收還也言無歸路〕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遂伐齊齊人與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越

范蠡諫伐吳　國語

越王勾踐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柰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法天道〕定傾者與人〔順人心〕節事者與地〔因地利〕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

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災變之應），弗爲人客（伐者爲客）。人事不起（畔逆之萌），弗爲之始（先動）。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吳未有災而欲伐之），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損）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先修德而後用武）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與人者，人之所卒也。（始害人終亦害於人）淫泆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謂陰謀淫泆）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

慶前有節奉

柰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柰何、（在傾危故先問與人）范蠡對曰、卑辭尊禮、（求平）以此玩好、（珍寶）女樂、（謂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尊之以名、（稱爲王）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取鍵器）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

應前有節奏

吴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後政

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不失時

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生物之功而兼其利、萬物終歸於地

美惡皆成、以養生、美惡各有所宜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窮

不可彊成、窮則變生可因而成也自若以處、居之自如無妄動以

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農穡絲枲

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天時還則胙在越而吳有隙

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與蠡謀之十年而後伐之

此文古雅如商彝周鼎變幻如風飄雨驟豈曰極兵之情亦極文之體矣

范蠡諫戰吳　國語

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有進退四時以爲紀有變易無過天極天道所至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縣象著明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蝕也法其明以進取行其微以隱遁陽至而陰陰至而陽至極日困窮而還月盈而匡虧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

[illegible]秘兵家而以剛強力疾一句印證聲容樂騰沸忽然擊散萬

行隨其轉運虧盈晦朔之常後則用陰後動則沈重固密先則用陽先動則輕疾猛厲近則用柔敵近則示以弱遠則用剛抗威厲辭以禦後無陰敵太舒靜先無陽察太顯露用人無藝從其所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因敵為制不豫設也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敵以剛強求禦已其陽節未盡尚未可克彼來從我固守勿與不輕戰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勢常在我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者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後動者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牝受也在陰為牝在陽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窮今其來也剛

脊收聲

強。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

三年吳師自潰

范蠡諫平吳　國語

吳王帥其賢良(上親)與其重祿(大臣)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因天時以為用)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五歲再閏)小凶則近大凶則遠(謂小危敗大謂死滅近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

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言易望也遂滅吳

左粹類纂卷之二

二卷 [illegible]

[illegible] 大[illegible]

